

說
郛

正
四
十

增^特
6
40



特
12
6
40



說郛目錄

身第四十

歸田錄

歐陽修

嬾真子錄

馬永卿

陶朱新錄

馬純

東臯雜錄

孫宗鑑

東軒筆錄

魏泰

山房隨筆

蔣子正

北山記事

王邁



石室新語 陳懋

十友瑣說 溫革

歸田錄卷一

宋 歐陽修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往往易服

一作衣

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完憲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

中飲

自

中使遽先入自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大罪

一作罪大

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曰

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

俱作

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歸田錄 卷一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曰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荅當以糞擊一車爲報晁荅曰得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趨班且走且荅曰祇爲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

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一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楊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旣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
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
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
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
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
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
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
道之公旣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
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
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
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
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爲兩字而文臣必

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

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卽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意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

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

一有

之寡聞也

仁宗卽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二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

一作遂改曰

景祐是時運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

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
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
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
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
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
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
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
元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
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
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
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
在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丁之南也寇
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一作
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爲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
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

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會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沆爲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

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

東帶穀遠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

一作盛

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

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

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
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

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謂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

二字一作對 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嫁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遠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二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纒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

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並而用文富二公

彥博弼

正衙宣

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

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

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

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

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

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

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

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卽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旣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
山二字

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云補
文字

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
句二字尤為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

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一事此亦

異於常一無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夏公

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如此也字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

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所測之字

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妳婆或其親信

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所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

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

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彼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旣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造內臣楊懷敏

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論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蟲所螫不可傷其生其人心愛物蓋如此
旣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奏勅江南勾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竝列於庭更察其
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

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
欵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
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
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
卽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
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
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
 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樂又下其聲
 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
 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
 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
 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入心感之皆
 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

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為笑而
 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
 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
 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
 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

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

一有因字

亦去其

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丁度竝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畱守

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

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

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

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

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

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係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一作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一作遇

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

棋

二字一作

語笑誼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

氣性

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作鑄於字

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

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粵朕皇祖寶蘇鐘粵斯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

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

下垂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

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

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一作自蓋

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

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

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

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

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

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

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歸田錄卷二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嚨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嚨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隴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
 卒殺訛隴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
 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
 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
 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隴教人
 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
 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

一有學士三字

李琪金門集有賜

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
 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
 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
 幼陷虜為人賜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
 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
 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作也此聖人
 所以慎於傳疑也

元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
試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劣
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
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
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
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
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畫善爲詩

歸田錄 卷二
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徃徃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畱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

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畱臺也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王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

歸田錄 卷二
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
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于請者雖不
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
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
聞者傳以爲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片其價直金二兩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

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徃徃縷金花於其上蓋其
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爲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愍子者頗爲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爲易解
則和且怒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徃徃
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
則閱小書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

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
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
多在二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
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
爲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
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
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
夕有青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
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爲近禮明堂額
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
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耀日晶者
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
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于外其罷而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

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擊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
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
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歸田錄 卷二 七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僊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書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醪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饊從頁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飩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嘗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

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猶一作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灰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餼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

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糊餼入

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

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

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為

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竇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使余以爲

一作四謂

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鏡

一作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
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來往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名但當

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
名謂押字也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

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
亡歿至仁宗卽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
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

歸田錄 卷二
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

一作類

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

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充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爲佗驕恣惟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徃徃乘輿奏樂於前

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勅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抵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一作清號葉子青一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

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鄒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使
 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史同簽書者所在不得
 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
 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蠲
 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

一有經字

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

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
 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
 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
 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
 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作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
 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
 添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
 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

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掠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權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隸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一作僮史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尊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旣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
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
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
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

詠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
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
公身旣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
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
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如金

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
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
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
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
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

凡百十柿以一模模置其中

楹棹亦可

則紅熟爛如泥而

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

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

經歲不沙

損一作

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

者余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在兵馬鈴轄鄧

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

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

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

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

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懷中近肉以人氣

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熟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

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有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鑲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爲燕請以鑲脚爲巢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麤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

相背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
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
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
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
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
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
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
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
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澎浪磯云澎浪者小姑婿
也余嘗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
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
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
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
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槌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投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舟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

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會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二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

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
白清楊稽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
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
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
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
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懶真子錄

宋 馬永卿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
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
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
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煥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
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
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
瓦盆盛粟米飯瓦錫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鋤也公

享之如大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陝府平陸王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卽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

古制也唐軍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表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古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畧云說甚三皇五帝不知來告三郎旣是千年一過旦莫五角六張三郎卽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

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
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
只三日四月五日角日七月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
日角他皆倣此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
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
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
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聞
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

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
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
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
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
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
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
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

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
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
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
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
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
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
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
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

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
視之且與駟儈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回作中風狀仆
地其家怪問之婢乃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
出外舍問曰汝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昔曾伏事
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
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
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田亘直
元邈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

正月玄裴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義如何師荅曰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之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趙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瑋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裴所翻經論既新篆譯文義頗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

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天下之事有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夷攷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婿相謂爲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

門為僚

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衿

今之僧尼戒牒云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名日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

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或十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盡即度以十四日為小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隴右詩云蕤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功記搏埴之工陶甕注云甕讀如甫始知甫鄭玄旒讀如放音義

婦真子錄 八
甫酒切韻畧甫兩切與昉同音注云搏埴工以此考之則旒者乃搏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乃言旒大瓶甕小者何也考工記旒人爲簋實一殼崇直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殼崇尺注殼受斗三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殼然則旒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旒後作旒人當以後爲正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飴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簞注簫編小竹管如今飴賣飴者所吹有瞽詩簫管備舉箋云簞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飴者所吹也啓如遂併而吹之招魂曰秬秠蜜餌有餽餽麥注云餽餽飴也但戰國時謂之餽餽至後漢時亦謂之飴耳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如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瓦瓮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瓮牖者以敗瓮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

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迂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殺競進厭飫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土風之美

今印文勝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

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亢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亢氏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時以手指

如身之金
眼謂在亢氏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物皆非是

二十八宿今韻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徃徃不同韻畧

宿音亢剛音氏底音背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

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底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之邸音低誤

矣西方白虎而觜參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矣彼音畧不知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呼也

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爲不敢嚏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婢真子金
僕仕於閩中於士人王愔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有客問于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莽莽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毘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莽莽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日未次日午卒日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

天文志柳爲鳥味星爲鳥鷗張爲鳥唳翼爲鳥翼成
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
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
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井氏星經云
鳥之鬪竦其尾鶉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
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莽莽愍侯運當扳龍撫劍風
邁顯茲武功參讐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
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

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所謂參讐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
舍其一也又云臺臺丞相允廸前從渾渾長源鬱鬱
洪河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
謂陶青也今接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
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
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癸未御史大夫陶青爲
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所謂群川衆條以諭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

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自其書爲蒼粹老杜哀故著作卽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云蒼蒼陶枝賡今按韻畧蒼馬外切如蒼兮蔚兮之蒼敢徂外切小也敢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取其純粹

也失之遠矣

政和中僕仕閩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緝濯讀如擢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輯有令承此蓋承印也

尺書稱之爲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戴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不有祝

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爲衣布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又何武爲九卿時考

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輟罷刺史更置牧州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不復無目反蓋上音復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憑羸王之

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三女亦妃
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陶朱新錄

宋 馬純

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冤事實司馬溫公公因作
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
而卧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
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
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
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
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

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殭而弃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寃之事親過而吊焉余聞其語感

而書寃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寃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許之見恩腰間紆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

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
母至必不肯言其實又謂之曰不要爾還原聘但言
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史之未婚者令妾
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命卽歸
曰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婿
使善奉其妻之母云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
宜其貴也

元祐黨藉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
元真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
曰皇帝卽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
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
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
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
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
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
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記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贄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魯布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俱元符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俱元祐

曾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特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右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俱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孰逸 上官均 葉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祖洽 朱紱俱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來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餗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郛 陳光喬 蘇嘉 龔夬 王回

吳希續 吳儔 歐陽中立 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續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曾蓋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充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交公適 馮伯藥 周證 孫琛

范彙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氏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今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高漸 周永微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朱紘 王貫 吳明

梁安國 王吉 檀固 蘇迥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曾紆 汪公望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郁睨 韓治 秦希甫

錢景祥 錢希白 何大正 周紆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羅鼎臣 曹興宗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于肇 陳師錫 黃遷

黃邦正 許堯甫 胡良 楊肫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道格

黃才 曹興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岩 王公彥 王交 張甫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環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彤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 並元符

為臣不忠

曾任宰臣二人

王瑋

元祐

章惇

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師聽崇寧四年二月日比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因星變遂毀

通判監酒趙師曰昔在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寶者想為此也百塔山在南門外半

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一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在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黃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窻櫺左右方柱

上有鏡約四十五枚列于窻之傍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王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一見國王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主有一夜不往則又獲灾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一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

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蓋瓦片不許上屋其廣狹雖隨其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倣府第之度也

學校嘗因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歔歔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其人豈非覺而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紹興己酉永嘉火灾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惧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

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于陳之鄧灣都統制官曹寔塞分韓宏守統制王渙塞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其屢斬無辜矣重自歎息曰又適婦人白云陳之胥妻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私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爲百姓除害若要新

婦克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王渙欲強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惧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噫保其貞潔而不愛死雖古烈女不能過之

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瀘之遂得三魚鱗色如

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以刳之魚而遊泳不死亦可怪也

東臯雜錄

宋 孫宗鑑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鼃味之美坐有一關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宜姜芋汝水多鼃魚顏師古注鼃似蝦蟇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也顏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蠅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鼃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

羔兔繩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
今日蝦蟇價增三倍矣

人入擲錢爲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
前漢西域傳云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
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
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
則額與身皆篆唐李文資暇集曰借之
上子夜反 下子亦反 書
籍俗曰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
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啗

啗借也

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集

字酒器也古以借書謂借書餽酒一甌還書亦

一甌故山谷从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
還君一瓶三說可兼存之但惜集韻不載云甌盛酒
借書何典故也

王荊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
應聲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毋戲之曰公眞有大臣
體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

東坡雜錄
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
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
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
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
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
號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
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
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

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
萍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藜藿特地
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筭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
在天涯

韓華王汝王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
有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
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
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

東事彙錄
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
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可不誣遂
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
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
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
倉黃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
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
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白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
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旦祭祀
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
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
惟淳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
亦其次也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
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
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
則必有穿也檀公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
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繫去

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爲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六綵四碑諸侯四綵二碑大夫二綵二碑士綵無碑蓋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三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旣葬碑留塘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或文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大帝使素生鼓五十弦琴聲悲帝禁不止故其瑟爲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子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箏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爲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臯陶曰朕言惠作底行象曰干戈朕琴朕抵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从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貢父爲舍中書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東軒筆錄

宋 魏泰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于胸臆間未常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于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胸懸帶鞞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怒

然驚異蓋嘗奉旨于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院子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曹翰以罪責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善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慙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裏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示之乃一六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下江南翰爲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類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寵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鬪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娶槐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槐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皇甫泌白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徃徃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

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收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辯直其事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仁宗嘗步苑中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僚隣女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太宗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腸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山房隨筆

元 蔣子正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
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
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
下果誼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
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楫公問能詩乎
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
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

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冑曾封關內侯
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
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解置酒語之
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
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
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
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
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
登多景樓改之幣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

韻卽賦云功名有友易貧賤無交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菟坡萬馬泥
驚菟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
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
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
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佑景炎祥興于海上擁兵
南北岸一日忽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

豈早尋屍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
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關係不小
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雖
亾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
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
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
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

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虜
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
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
一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
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
啻若是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
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
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
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遠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
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
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
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

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
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
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
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間一似昭君遠嫁
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
羗曲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

山房隨筆
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斲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遼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右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大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烟水龍沙路遙碧天迢迢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踈雨寒燈斷竟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醕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爲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

山房隨筆 五
吳鈞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
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
都休其爲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
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
可折噫亂臣洎洎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
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
戶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
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槌之重唯人
之勇匪槌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

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亾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

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
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
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往問
紹興何爲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
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恠之出問其鄰
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傅省元兵革以來隱處
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

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
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召坐日子真悟者邪卽
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臞長往不返者顛崖果
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喙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
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
報君刀鋸置上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
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
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

今日已歿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
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焦許焉乃作一棺焚
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
下大慟投江而歿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
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歿在瓜州無墓地幽
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滑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
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婿時作催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
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

山房隨筆 一
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桺狎頗
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桺不
待呼至杖之文其眉髻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
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
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
贈桺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髻邊一
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
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

醒休照菱花桺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霏
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
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旣而並迎陸入卽
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桺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
桺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桺見予
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
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旣而終席陸呼桺問其事桺
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
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

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
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闡公秋壑俾充幙僚
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
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
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
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
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有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
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
存亾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
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
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
不能使其死生亾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
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
王宥詩曰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中分信音
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鵲鴿還有難北
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
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
携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成祗憶兒女無衣裳不如
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
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強笑心懷
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
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
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
令更可恠落後行遲都砍殺 鶉鴝鴝鴝鴝帳房

偏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
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拏願言相憐莫相妬
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
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
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
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
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間提葫蘆 行不

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
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
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
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
留渠住空使睛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
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
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
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

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
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捷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
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
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
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
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
鄭姓者多因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竄之
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

山房隱筆
尋其平日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
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凌辱求死不能至漳州
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
死乃云好教抵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殞先是履齋吳
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
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
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彌縫之其得官亦
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
所以捃摭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入病死人

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
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
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
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
答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
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
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
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卽云便

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
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
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歿循歿於宗申先生歿閩歿于
虎臣嗚呼祗此四句然哀檄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
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
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
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筭來祗是孤山好
依舊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
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遊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
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
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十友瑣說

宋 溫革

善記猫事

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
琉璃瓶爲猫所觸割然墮地因驚得疾薨詔錯爲墓
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記
不鉉爲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
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啜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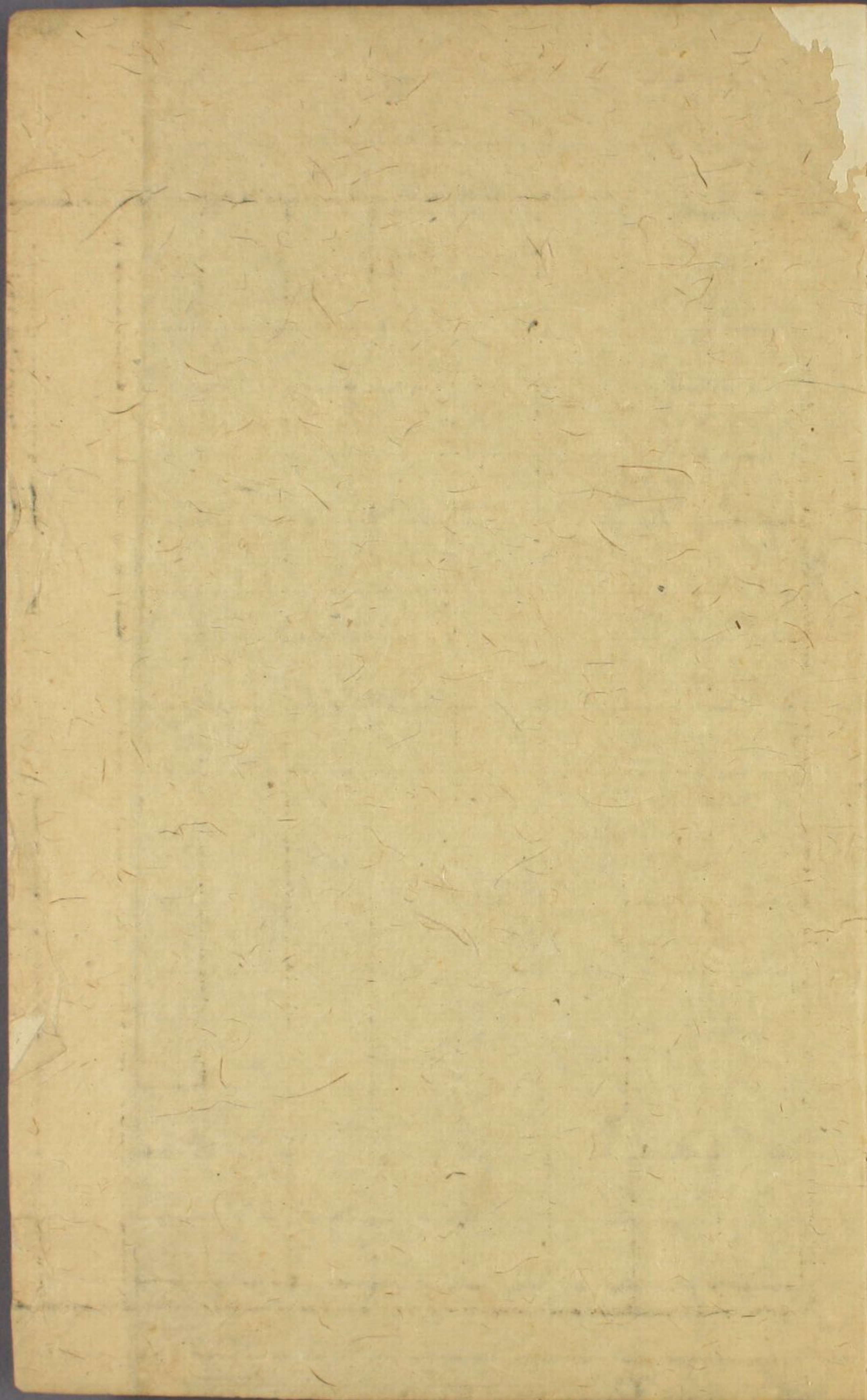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
便啜飲之

書畫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張彥遠云有收藏而不能鑒
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褫能裝褫
而無銓次皆病也

亭子名

唐子西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中
余時年十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
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
意如此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is a ledger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11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separated by thin black lines.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ish.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there is some faint, vertical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a page number or a section header, though it is mostly illegible. The text includes characters that look like '五' (five) and '二' (two). There are also some small, dark spots and stains on the page, particularly a larger one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